

清月坐船到江西去找表姐



黄梵 著
江苏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

[内容简介]

陈小楠父亲病逝,母亲清月独力撑持着贫寒之家。母性及挣脱底层的愿望,使她为改变儿子未来的命运而苦苦挣扎,这个屈辱的过程,牵引出一段隐秘、久远而浪漫的往日故事……而清月唯一愿望所寄的儿子,却在青春的躁动中不能自拔,反抗,叛逆,毫无良心地消耗着青春,消耗着清月的母爱。

[上期回顾]

小楠高考成绩不理想,清月彻底对儿子失望了。第二天,看到儿子一副乖巧相,清月的心又软了。她先去找表哥讨主意,表哥建议让小楠上民办高校。民办高校的学费很贵,起码要8万,这个数字压得清月喘不过气。她去找了颜玉,又找了父亲,希望能得到帮助。

烦恼人生

清月平生第一次出省

清月站在码头凝视着四周,看见岸边停着一溜仰脸朝天的机帆船。不少江鸥跟着劈浪的机帆船舞上几圈,便到船尾啄食被螺旋桨搅昏的幼鱼。

她是第一次出省,在空气清新的江面向东行驶了一天。虽然是大热天,江风吹拂的夜晚会冷得令她缩肩佝背。从舱门透进的风,就像一大块冰扣在她脑门上。天刚亮,船上就像过节似的人声鼎沸,气氛热闹。整个白天她喜欢泡在后甲板上,看着簇簇白云,看着腰带状的江堤,不加掩饰地露着兴奋。

清月平时见得最多的,只是熙熙攘攘的人流。就算到了天高云淡的秋夜,她居住的城市也看不见如烂的星河,铅云每天俯冲一般掠过她的屋顶。什么是北极星啊、金星啊、火星啊,她只能叫儿子把眼皮合上想象一下。三十年来,她多么想出门看世界,结果都是一场空。现在,年轻时曾在心里嚶嚶响过的念头,又从心里神秘地爬出来,委屈在借钱这种寒惨的事里。一路上,她的心就这样一腾又一落。风景从来就没有这样迷住过她的心。有时她呆若木鸡,眼睛盯着丰饶的堤岸、山脉,心却在审视自己的生活。江道上布满淤泥沉积的绿莹莹的沙洲,一棵棵幼小的杨树挺立在齐膝深的水中。她甚至望见一棵形状怪异的老松树,长在北岸一座古塔的尖顶上。当看见一艘汽渡满载着汽车向对岸驶去,她不免大吃一惊。她意识到自己虽然住在城市里,但并未见过什么大世面。她就这样站在后甲板上,用眼睛送走一个又一个港口,船行到九江码头她才突然醒了过来。

她整个身子向前倾着冲向出口。人到一定岁数反应就是慢,船行了快一半路程,她才意识到每次下上船的人为什么那么多。坐船的人别无他事可做,便把热情都倾注在每个港口。五十分钟的停靠时间,足够他们走马观花似的游城赏巷。清月说不清浮现在她眼前的是九江哪条街,她发现船上的人在城里蔓延得很快,迎面碰上,彼此都意会地点点头。到处是矧日又褪色的老楼房,城区给人萧瑟暮色的灰暗感。迷离恍惚中,她跟着下船的人在码头上吃了点东西。码头上最受穷旅客器重的就是吃的东西。清月在心里一算便恍然大悟,原以为路上带方便面最省钱,想不到与赴码头吃东西的旅客相比,她就显得大手大脚了。一纸碗方便面合四元,够她赴码头吃上两顿热腾腾的小吃。许多小吃摊就着老宅的屋檐往路上伸出一个布棚,再垂挂一个小黑板,黑光点点的人便乌鸦似的停在那些粗木桌旁。看懂这些,清月的心情就舒畅了。每次靠岸她的动作奇快,她边走边揩着脸和脖子上的汗珠,觉得沿途剩下的几座城镇,她是非上岸去逛逛不可的。当她回到睡觉的舱室,里面的人像个个认识她似的,忙不迭地跟她搭话,难得叫她有沉默的时候。谈话中她发现自己的家史存在着漏洞,除了把籍贯归到要去的那座小城,她不确定知道自己算哪里人。

说不清自己是哪里人可尴尬了,同舱室的人一致提高了嗓门对她说:“你住过的地方不能算老家。”她张口结舌,不懂得怎样回答他们才好。后来,轮船离港的汽笛声叫她想起了什么,她鼓着勇气嘟囔道,“对了,想起来了,老家应该在江西。”舱

室的人都愣住了,因为船即将驶出江西境内。“原来是江西老表啊。”甩掉了没有老家的惶恐,她轻松了,笑着露出洁白的牙齿。但也有人不善罢甘休,目光一直盯着她的脸,终于开了腔,“你去过老家吗?那里还有亲戚吗?”这个问题惹得旁人也好奇怪地调过脸来。她无奈地摇摇头,于是把从父亲嘴里道听途说的那些家事,统统说了一遍。

清月表姐戴琪的婚事

清月要去找的表姐叫戴琪,从未见过面的表姐夫叫傅洋。傅洋的岳母与清月的父亲是亲兄弟。年轻时清月的父亲帮傅洋制服过乱蹦乱跳的命运。沉默寡言的傅洋年轻时喜欢打牌,为体会牌桌上的最后胜局,经常凌晨回家。没想到戴琪也是敢作敢为的烈女子,她上床休息前把门给反锁了。傅洋回家叫门只得嘴上说得甜蜜,“喂,乖老婆……”门依旧是锁着的。直到一团烈焰从傅洋心里腾起,把门上方的透气窗砸开,翻腾进去。见到装睡的戴琪,开始他还能挂着歉意的微笑,在屋里走动还蹑手蹑脚。到后来,他叫门时完全是咬牙切齿,等到他一头闯进漆黑的屋里,揪起戴琪就是一顿暴打。戴琪说的道理简单有力,她这辈子可不是为他打牌效劳的。戴琪为维持尊严使用指甲反击。结果天亮了上班,傅洋脸上多了指甲印,戴琪则鼻青脸肿。

有一天,他照例打了戴琪,她的态度倒变温和了,但说的话吓他一跳:“我已经想好了,我还是离婚吧。”这句冷冰冰的话,令傅洋突然觉得自己十分脆弱。他什么都想过,就是没有想过戴琪会提出离婚。戴琪抱走一

床被子,当晚就住进办公室。接连几天他去劝说,她的脸上都毫无表情。她说:“跟你回去,和以前能有什么两样呢?”于是他使出对女人奏效的一招,开始咒骂自己:“以后再打你,我就不是人,是狗日的。”

“可你玩起牌来,就六亲不认呀。”

他犹豫了一会,“以后保证每月只打一次,行不行?”

“……你能肯定?”

“肯定!”

最后委屈在她心里炸开了花,她伏在傅洋肩上哭成了一摊水。但事隔不久,戴琪又体会到了傅洋玩牌的狂放之感。他玩牌家的次数越来越频繁,她寄予的期待又渐渐成了泡影。有天半夜,他发现门没有锁,他惊愕不已地想,妻子又使出了什么新招?等他恍惚中有些清醒了,看见细瓷白碗下面压着一张纸:“我回娘家了,这回分定了。”他启唇弄齿,起初发出的是并不在乎的声音。当他迎着空荡荡的卧室,吸着她留下的矜持又孤寂的空气,才感到情况不妙。他不敢多耽搁,天一亮就变着法子去岳母家劝说戴琪。

“别这样,这有多大事呀?”

“是吗?”

说完戴琪慢腾腾地走进房间,“砰”的一声把门关上。“那好吧,你要我怎么改都行。”为了听到门里的声音,他弯下腰来,把一只耳朵贴在木门上。按岳母的话来说,他太为难她的女儿了。一小时又一小时过去,他只能悻悻然回家,路上迈着像满地乱舞的枯叶的步子。

等到再次上门,连岳母的脸也冷若冰霜了,“你,你还是请回吧。”他流连了一会,只得从屋里退出来。他不知道怎么才能

给戴琪的心敷上一层膏药。没有了他这个人,他不知道干什么能有意思,连打牌也无精打采。自从戴琪关上了那扇门,他再也没能和她说上一句话。屈指粗粗一算,半个月都冷冷寂地过去了。他明白必须请戴琪的舅舅出山了。戴琪的舅舅就是清月的父亲,他除了骂傅洋“混蛋”和“糊涂虫”,在劝和这件事上没有片刻迟疑。他把事情暂放在肚里不说,连着两天去姐姐家里吃饭,但把脸一直沉着,直沉得姐姐慌了神。平心而论,她从没见过他这么郁闷过,觉得自己有义务叫他心里话一吐为快。结果在和他对饮中,她肯定了女婿的大部分优点,“但打牌对婚姻绝对致命……”,他吐了一下舌安慰她说,他已经有了一个好主意。

起先她只是睁大眼不相信,后来便一句话也不说,直到他拿起竖在笔筒里的钢笔,当着他的面替傅洋写了一纸担保书,保证督促傅洋改掉打牌的毛病。最后,乐不可支的傅洋,努力把家里收拾干净,把笔挺玉立、表情结霜的戴琪接回了家。清月的父亲心里明白,光对傅洋指责埋怨没有用,他筹划好了叫傅洋跟他学木匠活的事。

傅洋一开始学木匠活还有些忍气吞声。戴琪的舅舅是个严厉到家的师傅,傅洋即使被说得怒火腾升,也得死死压在心里。有趣的是当傅洋打出了几样小东西,一种奇异的乐趣便在他心里汹涌澎湃了。结果他老磨着能弄到一点木头,把它们变成一件像样的家具。他在木匠活里陷得越深,他的婚姻就越稳固。他成天与牌友的隔绝,叫戴琪心里有了幸福感。她睨视他的神态渐渐收敛了,望着满屋打的各式家具,发觉自己比过去更喜欢他了……

赵文雯为减肥不停地弄出各种妖蛾子



王小柔 著
人民文学出版社友情推荐

[内容简介]

以“段子”知名的津门女作家王小柔,几年来坚持不懈地用她的喂段子涂写我们鸡零狗碎的日子。向来以损时尚贬流俗为乐的王小柔,这次也没放过幽潮流一默的机会,在篇章语里,又小小讥讽了一下白领喜欢用星座测字算命,还对眼下的经济危机给予“严重”关注,高呼“在这样的经济情况下,我们坚决要做省油的灯”,并对大学生就业难表示“深切同情”。

[上期回顾]

现在三Z女人很时髦,所谓三Z是指姿色、知识、资本。三Z女人总是高瞻远瞩,跟你不是谈论世界经济,就是某个国际明星养的蜥蜴是从哪个地区进的货,但和她们在一起会觉得异常吃力,因为根本接不上话。小董就是这样一个人道的三Z女人。

生活杂谈

球形也是身材

我毅然决然地放弃了《如果·爱》的首映,吃完晚饭去看赵文雯练武术。赵文雯这姑娘已经练了有段日子了,她经常得意地一撩衣服露出一块块肌肤上的淤血,骄傲地说:“看,我练功摔的!”别人都惊讶地叫唤:“哎呀,你真行,练什么了?”随后很多双软玉般的小手抚摸她的伤处,赵文雯随后一直把胖身子东躲西藏咯咯地笑着,跟个刚下完蛋的老母鸡似的,其实她大概巴不得大家都摸摸呢。这种哗众取宠的游戏我从来不参加,我冷眼观望,但什么功夫能让一个女初学者摔成这样我还真好奇,她要说不说练武术,大部分人都以为她被性虐待了呢。

晚上六点半,我开车一路奔到她习武的地方,推门进去,嚯!空空荡荡一间大教室,扑鼻的臭脚丫子味儿,熏得我直晃悠。大垫子上站着些人,他们两两摆出一副练武的姿势,一个个跟粮店师傅跑天桥下面打把式卖艺似的,一根带子系于腰间,都露着多半个胸脯。仔细寻了几个来回,居然不见那女人的身影。我正嘀咕着,旁边一个小伙子特别仗义,从不远处抡着一个三米多长的大长条凳子过来,示意我坐,我冲他竖起大拇指:“小师傅,好力气!”他拿出MP3的耳机面无情地问:“你说什么?”我赶紧谢谢。因为我不确定,这是不是中国功夫,尽管他用的是倒拔垂杨柳的架势。

我给赵文雯打手机,那厮居然举着手机从更衣室里跑出来,居然没到我得早!她冲我使了个眼色,上场了,在垫子下面伸胳膊踢腿。数她的衣服白,筒

直崭新,大肥裤腿大肥裤子,中间还用一根大白布带子一系,我忽然想,要这帮人站墙角哭,简直就是——治丧委员会。

赵文雯飞吻的动作贤淑,估计怕我腻歪,所以,三个动作中总有一个会回头跟我飞吻一下,弄得我都觉得有点烦了,她太不认真了。你看那些小伙子,大部分还近视眼,也不怕把眼镜摔碎了,一个跟头接一个跟头,跟马上就要进行马戏表演似的。两个小时,所有人都在不停地翻跟头,背口袋。赵文雯更像一脏肉丸子似的,在地上滚来滚去,而且最可笑的是她还嫌自己滚的方向不直,没人摔她,她自己在垫子上还滚开了,最后把头发都折腾散了,跟个疯子似的。

赵文雯和另一个女人被她的师父师兄称为“新同学”,这两个新同学被男同学掰她们的胳膊掰得哇哇惨叫。那女人叫也就叫了,人家瘦弱,细胳膊细腿别说话,看着就让人心疼,可赵文雯呢,吃一份半炒面到下午四点都得加餐的主儿也叫,这就有表演的成分了,她那胳膊一伸出来,比小伙子的都粗,还好意思叫。

在互相背口袋的练习中赵文雯跟那女人分配在一组,动作是要求两个人背靠背站着,一个人要把屁股放在对方的腰下方,然后一弯腰能把对方反向背起来。别人已经开始背了,赵文雯还在跟那女人互相谦让,赵文雯说:“我胖,我有劲儿,我背你吧。”那女人说:“我高,我背你吧。”赵文雯说:“还是我背吧,你别把腰弄折了。”直到练习时间快结束了,矜持的女人才靠在赵文雯背后,赵文雯几手没怎么用力就把那女人背起来了,而且还在那臭美,喊我看,也不把人家放下来,那

女人在她背上直喊人。我在场外说:“不就仗着你屁股大吗?”她跑过来扬拳就打,我虽没练过武,但武打片自小就看,一把就将她拉了个趔趄。我真看不出她有什么习武的天分,白糟蹋那一身粮店工作服。

赵文雯拉我入伙,我说还不如游泳。她眼睛一瞪:“男不练哑铃,女不练游泳,你懂吗?搞体育的都这么说。游泳容易弄粗胳膊根儿,比我的还粗!你看青蛙爱游泳吧,所以大家都会吃田鸡腿儿,就因为它腿肥。青蛙就是游泳的,腿上都是脂肪。”

哈哈,第一次有人说青蛙游泳游得满腿脂肪。这没文化的女人还一个劲儿地说:“你别笑,你听我说,你想保持体形,真不能游泳,你跟我练武吧。”特苦口婆心,但她越这样,我越笑得天旋地转。

不过,赵文雯迷恋武功的时间比我预想的长,凡是对形体有帮助的她都特上心,她的饭量越来越大,据说晚上十点还得加餐,否则饿得睡不着。因为体力消耗大,睡眠时间从原来的十二小时延长至十六小时,再练下去,我都能看到赶上吃奶的孩子了,一天清醒不了两个钟头。习武之后,赵文雯五短身材更加浑圆,如果身上再画几缕黄条儿,趴那儿就是只加菲猫,都不要再化妆。

都是妖蛾子

赵文雯最近又变得神秘兮兮了,看见我也不像往日那样嬉皮笑脸,一个月里被我撞见两次拎着一大包大约有四十多卷卫生纸往家走,次次神色慌张,好像刚从银行劫钱回来,就差把高筒袜罩脸上了。后来有一次在楼道里碰见她老公,才

知道赵文雯扬言要做“无毒”美女,最近在狠命排毒,要不是肠子跟别的器官连在一起,估计上礼拜就已经给排出来了。

作为最好的邻居和闺中密友,我自然要去冷嘲热讽一番,刚进她家,连拖鞋还没换利索就看见赵文雯弓着腰一溜小碎步跑进厕所,半天没有动静。好不容易看她一摇一晃地出来,我赶紧一个箭步上去拽住她的粗胳膊:“你说你有什么想不开的,非跟自己肠子过不去,排得光剩几米肠衣还活不活啊。”赵文雯一脸破罐子破摔的表情,看样子立场还挺坚定,她软着腿走到床边说:“那怎么办呢,已经这样了。”

后来赵文雯才跟我说,她看见到处都在说排毒健身,最后经不住一个承包了医院美容中心的朋友开导,进行了一次淋巴引流排毒,就是用一种振动的仪器按摩,从脚底往上推,但后果不明显,那朋友建议她灌肠,赵文雯也没走脑子,交了一千多块钱就把自己晾在特制洗肠机面前了。当三十八摄氏度的过滤纯净水用0.1个大气压从赵文雯的肛门输入直肠,对总共约1.5米长的大肠肠道进行分段冲洗的时候,她才知道洗肠跟洗脸不一样,可惜晚了。因为肠内正常的菌群失调,无毒美女赵文雯都快住厕所里了。就这样她却一脸怨气总说:“太费水了。”她不小心疼自己的肠子,倒抱怨起冲马桶的次数来了,这人简直无可救药。

最让人生气的是肠子刚好,不知道有谁跟赵文雯说她肤色不健康,现在不流行惨白,流行小麦色。可是想晒黑也不是那么容易,她买了瓶褐色粉